

## 方以智的《和陶诗》

任道斌

桐城方以智（1611—1671），字密之，既以富有科学思想而负盛名于海外，又以诗赋书画擅风流于明季士大夫间。早岁为诸生时，维舟秦淮河畔，放荡不羁，激昂慷慨，指斥臧否，与冒辟疆、陈贞慧、侯方域齐名，有“明末四公子”之目。是时字仿院体，作楷书，秀丽大方；诗词乐府，摹汉魏，富丽委婉。及中岁，遭“甲申之变”，避祸岭南，饱尝颠沛之苦、谣诼之伤，以为“木秀于林，风先摧之”<sup>①</sup>，乃一变激愤为平和，寄迹荒江老林，归入缙流，于晨钟暮鼓声中，说禅著述自娱。是时书作真草，或成八分，飘逸之中，蓄以刚劲。为诗则清雅平实，感情真挚细腻，语言生动轻快，朱彝尊称之“磊落崇岭”、“卓然成家”<sup>②</sup>，为一时之冠。惜清代文字狱兴，密之著作有所散佚，海内外学人关心密之行谊者，每引以为憾<sup>③</sup>。

一九七三年冬，台北士林故宫博物院展出王世杰（雪艇）先生捐赠方密之《和陶诗》十首绢本草书真迹，是幅纵26.3公分，横508.4公分，字体古拙沉厚，书诗双佳，有“精品”之誉。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方豪（杰人）教授曾三度往观，以私藏密之《浮山后集》手抄本相校讎，且云《和陶诗》原为二十首，均已收入《浮山后集》，王氏捐赠绢本只录前十首。方教授又称，《浮山后集》手抄本之《和陶诗》，已对绢本作了改动，《浮山后集》手抄本“且有‘未刻’等朱笔字，似即为准备刻版用之删改本”，此书“除寒斋本外，未见有他本”。方教授不欲自秘，乃

以所藏手抄本校勘绢本《和陶诗》前十首，连同后十首一并公布于《东方杂志》<sup>④</sup>。至此，密之《和陶诗》历三百年后，全文始得披露，此对关心明季艺林掌故者，洵为一代佳话。

去夏，我在合肥学习，承安徽博物馆的同志出示馆藏书籍，不意见到密之《浮山后集》木刻本，框面20.2公分×12.3公分，精白棉纸，仿宋体，单面十行，行二十四字，为桐城方氏“此藏轩”刊本。是书卷首有密之房师余颙（麇之）之子余佺（全人）“序”，题为《浮山前后集序》，但书内署“浮山后集”。书后有“学人王必遂、曾传灿较”字样。密之次子方中通于康熙四年（1665）作《又编次浮山后集》诗，载“《浮山前后集》，子舍录千篇”句<sup>⑤</sup>，据此，《浮山后集》在密之生前即已厘定付梓，安徽博物馆所藏即为清初刻本。《和陶诗》二十首收入是书卷一《无生窟》中。

密之生平著述宏富，达“百有余种”之多<sup>⑥</sup>，在清代大多被指为禁毁之列。清末，其后人方于谷蓄意收集方氏诗文，刊刻《桐城方氏诗辑》，仅得密之《博依集》、《流寓草》等残稿，而不见有《浮山后集》。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清人抄本《方以智密之诗抄》，亦不见录有《浮山后集》诗词。然而清初刻本《浮山后集》，阅尽沧桑之变，居然幸存于安徽博物馆，堪称文献快事！我在无意之中，不费功夫而见此定本，昔日心中缺憾，亦顿成冰释。展诵之余，将《和陶诗》与方豪教授公布抄本相校核，发现木刻本较抄本又有修改和补正。如第三首末句，抄本原为“携琴安卧耳，此道原无成”，木刻定本作“推琴安卧耳，灯影求不成”，斟酌之后，密之清雅潇洒、陶然世外之情，愈溢于字里行间。兹将刻本原文抄录于后，以飨海内外诸同好：

《和陶饮酒辛卯梧州冰舍作，尚白倡之》：“论诗于陶，不必其《饮酒》二十首也，和者风其风耳。栗里如故，葛巾常着，岂非天乎！余虽不饮，倘然若醉。不饮非戒，亦非不戒，余当为

渊明受双非之戒。”

第一首：“举世无可语，曳林将安之。残生不能饿，乞食今何时。东篱一杯酒，遗风常在兹。赤松言辟谷，其事终然疑。容易一餐饭，此钵原难持。”

第二首：“北窗草木盛，壁立如深山。四顾虽无人，可歌不可言。短歌四五字，上下尝千年。终古北窗下，一片心谁传。”

第三首：“多生此世间，安问情无情。古书书何字，名山山何名。死死者不死，以死知其生。恍然遇虎狼，徒步能无惊。推琴安卧耳，灯影不求成。”

第四首：“子安问黄鹄，万里将安飞。八极纷茫茫，中路能无悲。三萍飘大海，风波还相依。安得如潮头，朝夕自言归。一经离乱中，盛年忽已衰。有心不敢椎，有口当猗违。”

第五首：“十年避乱走，畏闻人语喧。天地已倾复，何论东南偏。网罗不可脱，杀戮到深山。有路不早达，无家何用还。所以蜗牛庐，十问无一言。”

第六首：“带索与披裘，素心只如是。被发如佯狂，高冠不妨毁。葛巾漉更着，古人聊复尔。大布苟御寒，自不用纨绮。”

第七首：“衰柳蔽秋日，黄花分落英。慨然一念至，一往无人情。不知地气热，不知天河倾。溪水日夜流，蟋蟀随时鸣。哀乐所不受，乐得蜉蝣生。”

第八首：“庭前养白鹤，枉昔凌云姿。珊瑚拖铁网，安贵琼树枝。寄信三青鸟，所言何大奇。颓然厌斯世，长年复何为。山中爱神骏，不用黄金羈。”

第九首：“荆扉当谷口，一径临流开。逍遥足千古，想见前人怀。珍重此颠沛，自问何当乖。所见不空旷，长林如羈栖。出门风以雨，杖屦皆污泥。洗洋任蒙庄，志怪听齐谐。直不无可悟，悟者天然迷。途穷亦尝事，何用恸哭回。”

第十首：“自然林藪命，何论天一隅。风波卷地起，篷海皆

危涂。一进不能退，枉为世所驱。到处容木塌，抱膝原无余。自非一茎草，广厦难安居。”

十一首：“诗书不忍弃，但读勿复道。此时合墙壁，对之可以老。冷灰自爆豆，衔木定枯槁。客来问此意，慎莫自言好。洒墨无黑白，白室以为宝。猛火炉无烟，香气出林表。”

十二首：“生有幸不幸，士诚难此时。衣冠饰剑珮，人人能言辞。一当刀锯前，风流谁在兹。黄金畏众口，白璧翻自疑。妻子不相信，何怪朋友欺。古人故独往，不知其所之。”

十三首：“流水不曾流，滚滚桃源境。随流见此句，万年不须醒。讲经诚多事，高卧自能领。长夜幽漫漫，无所事毛颖。宁当化流萤，草间飞炳炳。”

十四首：“孤岛越洪涛，人人有路至。但笑不复言，见者以为醉。石火电光中，死生见语次。直立塞天地，横议何足贵。一瓢赤仓米，几人知其味。”

十五首：“我闻鄱阳岸，尚有渊明宅。浔阳彭泽路，所至传遗迹。乱后林烟少，千家不满百。匡庐三叠泉，至今飞空白。余时写一纸，自病自爱惜。”

十六首，“尝翻《博物志》，流览《神异经》。飞身不可信，黄冶知无成。篝灯对古人，开卷尝三更。风雨不出户，披衣周中庭。闭目若有见，两耳时一鸣。蠹鱼成神仙，此是天地情。”

十七首：“我歌君和之，满座生凄风。闻者数行下，一句三声中。咫尺竟阻隔，言语不得通。终当合神剑，何必求遗弓。”

十八首：“忽忽四十余，努力何所得。读书好山水，此中颇不惑。狂澜久汹涌，一篲何可塞。人生是行路，招魂还故国。吾道何所言，相视但嘿嘿。”

十九首：“岂少五斗米，乃公多一仕。贪贱分所甘。何必求知己。青蝇为吊客，自听沟渠耻。独以老亲故，凄然念乡里。老人

爱忘事，甲子犹可纪。人传凤凰山，枳棘非所止。宁且随鷓鴣，一枝良可恃。”

二十首：“修士多顾忌，吾宁率吾真。末世风俗薄，犹喜山中淳。终岁无闻见，但当禾苗新。虽历干戈后，口不言胡秦。茅屋各相望，永无车马尘。始知衡山懒，无异丈人勤。远公不饮酒，偏与陶公亲。饮食但高枕，绝迹不问津。有时濯清流，漉以手中巾。古今不同调，同是羲皇人。”

诗前题注“尚白倡之”四字，为台湾所藏诸本所未有。“尚白”即宣城施闰章（愚山）之字。《和陶诗》作于顺治八年辛卯（1651年），密之已四十一岁，时被清帅马蛟麟养于梧州冰井寺，充任烧粥僧，生活极为清苦。诗中所云“贪贱分所甘”、“残生不能饿，乞食今何时”，实为当时困境之写照。

密之曾一度入仕永历政权，但为太监王坤排挤，因对纷争不已的南明小朝廷失去信心，于是弃官入山，退出政界。永历帝曾委以大学士之职，十次迫使趋其入朝，均为密之拒绝。清军入粤西后，又以锋刃、袍帽逼诱密之出仕清室，亦遭拒绝。密之以为“读书安分与衣食等是真修行，是真解脱”<sup>⑦</sup>，对现实斗争十分厌恶，甘居“冰舍”，以避尘俗。其友人新建熊人霖（伯甘），雅好陶诗，曾辑《陶渊明集》八卷行世，密之受影响，深慕陶渊明淡然轩冕之品格，尤对渊明《饮酒》诗中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归耕田园情趣心向往之，故于兵乱之后、穷极之中，吟《和陶诗》自娱。翌年春，施闰章奉清廷之命宣诏岭南，与密之邂逅梧州，吟咏倡和，扪萝访古，相得甚欢。施闰章因见《和陶诗》，为密之道遥林泉而“独以老亲故，凄然念乡里”之情感所动，乃携其脱粤西，同返江南。

方豪教授曾对《和陶诗》作了简略的诠注，在谈到第二十首时说：“‘口不言胡秦’者，谓不称满清也。”<sup>⑧</sup>我以为此说未切。“胡秦”二字源于释慧观《法华宗要序》。南北朝后秦时，

龟兹僧鸠摩罗什讲经于长安，听者云集，后人追记其盛况，称罗什“手执胡经，口译秦语”<sup>⑨</sup>。文中“胡”乃“龟兹”，“秦”乃“后秦”；或可以“胡”为少数民族，“秦”为汉族，“胡秦”与“华夷”近义。密之所云“胡秦”，则应以“胡”为“满清”，“秦”为“永历政权”。密之退出政界后，即以老庄“听其自然”、逍遥局外为处世哲学<sup>⑩</sup>，“不知地气热，不知天河倾”，“所以蜗牛庐，十问无一言”，因此他对永历政权与满清的抗争，也抱着“口不言胡秦”的“颓然厌斯世”态度。所以，以“胡秦”仅指“满清”是不能完全表现密之当年心境的。

第四首有“三萍飘大海”句，方豪教授除考出“三萍”为密之自制舟名外，又云，“密之在北京、南京及广西经历三次大难，皆濒于危，故称‘三萍’。”<sup>⑪</sup>我以为有牵强附会之虞。密之青年时受学于桐城阮自华（坚之），阮为诗清隽豪放，曾作《出守庆阳七律》，有“乍恨死灰题驷马，敢从陆海怨三萍。不因紫气留英荡，聊滞关门写道径”句<sup>⑫</sup>。密之以“三萍”名其舟，乃受先生影响而已。密之居乡遭桐城“奴变”，在京为李自成部擒获，出通州又险脱散兵锋镝，南还后被马士英、阮大铖搜捕，流离岭南则遇盗老隆，数濒于死。尔后至肇庆相地以隐，乃制“三萍”舟，漂泊七星岩下，厄运非止三次，况其时尚未涉足广西。此为方教授未曾虑及，特为拈出。

方豪教授曾云：“拟将所藏抄本，刻而公之于世。”然此愿未竟而不幸于去冬溘然长逝。所幸安徽博物馆珍藏清初刻本《浮山后集》，及密之未刊稿多种，有关人员正在整理，行将分批出版。届时海峡两岸若能改变“咫尺竟阻隔，言语不得通”之现状，手足同胞集于一堂，讨论我国古代文化遗产，相与析、共欣赏，则当更为一代艺林盛事。我相信此将为时不远了。

注

- ① 方以智《东西均》。
- ② 朱彝尊《志静居诗话》。
- ③ 参饶宗颐：《方以智之画论》，载香港中文大学《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》第七卷第一期（1974年12月）。
- ④、⑧、⑩方豪：《方以智和陶诗手卷及全文（观王雪艇先生旧藏方以智手书长卷跋言）》，载台湾《东方杂志》合订本第十四册，复刊第七卷第七期（1974年1月）。
- ⑤ 方中通：《陪诗》卷三《省亲集·又次浮山后集》。
- ⑥ 方中通：《陪集》卷二《送山足法兄送天界，青原两录入嘉禾藏序》。
- ⑦ 方以智：《象环寤记》。
- ⑨ 慧观：《法华宗要序》，见僧祐《出三藏记集》卷八。
- ⑩ 方以智：《浮山文集前绪》卷七《岭外稿》卷上《俟命论》。
- ⑬ 见安博所藏抄本《录阮坚之自书出守庆阳七律手卷》。

一九八一年夏于杭州

### 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一书拟编补编

据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120期载之崔文印《爱的丰碑》——〈中国善本书提要〉述评》一文述及，王重民先生之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一书，将继续由其夫人刘修业先生编成补编。文谓：“据师母修业先生见告，她在整理这部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的遗稿时，还遗漏了史部近八百种提要，这八百种提要的稿本，是她最近从北大朗润园搬家到燕东园时发现的。现在，她正拟编补编，以使这部巨著得以完璧。”崔文还指出：“但据重民师生前说，他还写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一千种，藏在欧洲各大图书馆的天主教书提要三百五十种，这些，都没有在这部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中见到，这是颇为遗憾的。”

• 刘宣 •